

三碗藕粉羹

莫子易(龙泉)



朱漆,黑体, 国营新华旅馆 写在玻璃门气窗上。国营 二字竖排 ,占一格玻璃 ;后面四字横排 ,各占一格玻璃。我跟在美术老师身后 ,从六个朱漆黑体字下面走进杭州新华国营旅馆。

门内右侧白粉墙上开一个窗口 ,里面坐着一位优雅的女子 ,她身穿白大褂 ,接过美术老师递上的介绍信 ,看了一会儿 ,又抬眼在我们的脸上扫过 ,登记好房间。我住登记口旁边的大客房 ,床铺上方有一顶白纱罗蚊帐 ,像华盖一样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美术老师住二楼 ,杭州国营新华旅馆只两层。

我把人造革行李包放之床底下 ,跑出大门 ,站在国营新华旅馆窗口下看大街。平海路、湖滨路相交丁字路口 ,梧桐树枝叶稠密。马路上汽车、人不多 ,公交车驰来像一阵风一样 ,掀起地面上的落叶。湖滨路上候车的人群也像落叶一样被掀动 ,跟随公交车一阵小跑。杭州话很是好听 ,公交车前窗上坐着一位女售票员 ,探出上半身 ,用一柄小旗杆 哐哐哐 地击打着车体 :让一让 ,人让一让。女售票员的声音平铺、平静、惯性 ,仿佛事先就存放在口腔里。

湖滨路外侧 ,公园树木成荫 ,再外侧就是西湖。阳光下的西湖像一块玻璃一样反射出眩目光芒 ,木船处于静止 ,像瓯江上游那些无所事事的野鸭群 ,看似不动 ,稍不留神 ,它们又变换了位置和阵势。我远远地看着从小就听说并渴望的西湖 ,不敢穿过马路走近它。几个外国人从跟前走过 ,陌生的香水味使我感觉晕厥和遥远。

美术老师在窗口下面找到我 ,叮咛了一句 :不要乱跑 ,会弄丢的。

这件事情发生在1975年暑假 :我第一次去省城杭州 ,参观全省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 ,理由是我的一幅水彩画在参展作品之中 ,县文化馆派了一位美术老师陪同。杭州武林门广场上 ,红太阳展览馆是浙江最大的展览馆 ,展出了许多与我年龄相仿的人的画 ,在这些画里 ,我人生第一次明白无误地感觉自己的卑微。后来在孤山脚下看到 楼外楼 招牌时 ,某个重要的东西从此植入我的生命。

走出红太阳展览馆 ,美术老师问我看见自己的画没有 ,一时间我竟然答不上来 ,或者说 ,我羞于回答。

杭州小住三日 ,跟随美术老师去过三潭印月、白堤、孤山、灵隐寺 ,暮合时分回到国营新华旅馆。华灯初上 ,旅馆外面的夜空就会响起竹哨声、卖冰棍老姬手击木箱声、搅拌藕粉羹的叮当声。那个卖竹哨的男人一曲接一曲地吹《北京颂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乌苏里船歌》《北方吹》 哨声嘹亮 ,我向男人买了一支竹哨 ,吹出了《东风红》。

国营新华旅馆斜对面的梧桐树下 ,卖藕粉羹的女孩 ,约长我一两岁。头两个晚上 ,我站

在她对面的梧桐树下看她卖藕粉 :一袭的碎花白底衫、裤 ,或者一身藕色 ,两个羊角辫子 ,像一枝荷一样优雅、好看。

她似乎也在看我 ,看到第三天 ,我们看熟了 ,我走到她的藕粉摊前 ,她甚是欣喜。我又盯着她的手指看 :尖尖的、细长白嫩的手指 ,舀一匙藕粉至蓝花碗 ,或许两匙 ,凉水化开 ,冲入开水 ,汤匙在瓷碗里 当当当 地轻轻搅拌 ,藕粉很快粘稠、透明 ,撒一匙白糖、几粒桂花蜜 ,笑盈盈地递给我 ,脸上有两个酒窝。

卖藕粉羹的女孩爱跟我说话 ,说杭州话 ,头毛 葛毛 晚快边儿 地说着。湖滨的夏夜渐静 ,女孩要收摊了 ,我叫了她一声小姐姐。除了瓯江上游我家乡方言 ,杭州方言是我最乐于接受的 ,据说 这种儿化音是南宋遗音。

后来 ,我考进杭州商学院 ,还是在文二街老校区 ,一切因陋就简。文二街五六百米 ,围墙 ,杨柳 ,校舍。西溪河畔小商场里的蛋糕令人垂涎。从团校站牌搭乘10路公交车去湖滨 ,国营新华旅馆还在 ,卖藕粉的小姐姐却不见了。

湖滨路上的火车票预售点 ,每天都有人在排队 ,他们悠闲地站成几条长龙 ,仿佛毫不介意时间的流失。我不曾在此购票 ,时值期末考试 ,不想把时间挪在排队和往返路上。寒暑假回家 ,都在考试结束后 ,拎上行李直接上火车城站购票上车。

那一年寒假将至时 ,杭州下了一个星期的雪。年边了 ,学校还在考试 ,最后一门《统计学》 ,考完就拎起人造革行李包往城站赶 ,先乘公交车至湖滨 ,再转1路电车。城站熙熙攘攘 ,没有购到当日火车票 ,站票也没有 ,购了一张夜间的 闷罐车 票。

闷罐车 即临时用以载人的货运列车 ,没有车窗、灯光、座位、厕所、开水、乘务员 ,没有确切发车时间 ,从中午等到午夜 ,火车才慢慢悠悠启动。乘 闷罐车 的人都是赶路的人 ,我要赶回父母身边去过过年 ,饿了 ,跟站内小卖部的大妈要了一碗藕粉羹、一个面包。藕粉羹热又甜 ,自是别有一番意味。

2020年的一天 ,我乘坐高铁G7332至杭州东站 ,再坐地铁至文二街、湖滨。文二街无复相见 ,犹如一个堆积层已埋在文二路下面 ,文二路是一条繁华的大道 ,往西延伸至仓前古镇。在湖滨 ,曾经的物象几乎全部隐遁 ,穿过湖滨路的繁华、喧嚣和拥挤 ,在六公园一处幽静小茶楼坐下 ,窗外是西湖的荷。

一位年轻女子向我走来 ,一袭碎花素底衣衫 ,扎两根羊角辫子 ,脸上有两个好看的酒窝 ,像一枝荷一样婀娜。她从托盘里取出一碗藕粉羹、三样干果 ,放我茶几上 ,一声悦耳的杭州话 :先生 ,您慢慢吃。

晶莹的藕粉羹上面 ,几粒枸杞 ,几粒芝麻 ,几粒桂花蜜 ,还有原来的风味。

老竹赏荷

随风(莲都)

盛夏时节 ,我最喜欢的就是在雨后的早晨去逛一逛荷塘 ,看那碧叶罗盘滚玉珠。

荷叶罗裙一色裁 ,芙蓉向脸两边开。夏日的老竹新屋村荷塘宛若仙境。粉蕊在清晨微微张开 ,慢慢地显现莲花状 ,碧绿的荷叶随着微风卷合起浪 ,簇拥亭亭玉立的花枝 ,一片娇妍便把你吸引住了。而雨后的荷塘 ,荷叶上滚动的玉珠更是多了几分动感。

已经是七月底了 ,十里荷塘已是花繁叶翠 ,莲蓬累累。看莲叶翻卷浪 ,看徐娘们换着各式裙装 ,仙女般在田间摆着各种造型拍照。摇曳的莲池偶见一个穿梭的身影 ,原来是农户在采摘成熟的莲蓬 ,还真是 乱入池中看不见 ,闻歌始觉有人来 。

农家大姐戴一顶斗笠 ,斜挎一只箩筐 ,娴熟地摘下一个个熟了的莲蓬 ,她很快便成了许多前来拍照的摄影师的模特。农家大姐在莲塘中穿梭自如 ,其实有讲究。荷塘不像稻田 ,禾苗之间是有垄的 ,而荷花莲叶之间没有垄分开。所以走进田间采摘的时候既要找到成熟的莲蓬 ,又不能踩伤它们 ,不然就破坏美观 ,影响观赏 ,也影响产量。

远远地听到有鼓乐声 ,一路观赏 ,走到了大樟树 ,只见树底下围了一圈人 ,一支二十多人组成的民乐队正在演奏 ,村民一个接一个上去拿起话筒演唱自己熟悉的曲目 ,有民歌、畲族歌 ,还有各种戏曲唱段。

趁他们演出的间歇时间 ,我和身边的鼓手以及拉二胡的大叔聊了起来 ,得知他们都是老竹畲族镇周边爱好文艺的村民 ,年龄大多在六十岁以上了。他们自发组成 ,自置乐器 ,自行练习 ,抽空集中排练。平时忙农活或上班 ,周末就到各个村演出。巨大的香樟如伞撑开 ,遮挡着烈日 ,一块空地就是舞台 ,舞台下 ,荷叶田田 ,荷花婀娜 ,游人如织 ,一幅夏日农村的极美图。

老竹畲族镇是革命老区 ,革命历史悠久 ,如新屋村党支部就是莲都区最早建立的基层党组织 ,也是莲都区最早的红色堡垒 中共南乡区委成立地。这里有纪念馆、红军桥、红色教育基地。上次来的时候 ,正赶上市区里几所学校的学生在这里举行十岁成长礼 ,很庄重 ,仪式感十足。

七一 前后 ,许多单位的党支部在此举行各种活动 ,接受红色教育。这里还是畲族乡镇 ,有古民居、四季田园风光 ,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以红色文化为主题 ,以古民居和田园风光为支点 ,发展和建设新农村的 红 绿 融合发展正在这里显现效应。

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田田。荷花是夏季最有代表性的花卉。随风摇曳的荷叶 ,慵懒微绽的荷花 ,倚栏远眺 ,夏日荷塘的微风徐徐 ,藕香阵阵。约三两好友或一家人在这里度周末 ,都是极好的选择。

